誠齋集

二八

928
セ
28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七

廬陵楊万里廷秀

傳

蔣彦回傳

豆盧子柔傳 豆腐

敬侏儒傳 短燈檠

劉國禮傳 節行

李台州傳

孝義

共計五傳

蔣彥回傳

蔣彥回名韡零陵人也居郡之南郭少辭家入太學既無過於有司則歎曰士必富貴而後得志耶棄而歸市書數千卷閣以藏焉築圃植花木葺亭榭以讀書於其間未幾園產玉芝遂以名焉山谷黃先生貶宜州過而賦之是時黨禁甚密士大夫有顧望心先是郡守丁注有玉芝園詩山谷之詩蓋次其韻也丁見之懼易其本韻二三以異焉教授侯思孺者一日突入郡士某之家命劉其壁山谷留題者將以告于朝主人亟刻碶之乃已惟彥回日從山谷游藏去其詩文字畫二百餘紙山谷亦樂為彥回作也實崇寧三年三月也明年九月山谷病革彥回聞之徙見焉至則山谷大喜握手曰吾身後事非彥回則誰付乃盡出所著書示曰惟公所欲取之彥回竟不私片紙山谷既卒彥回買棺以斂而以錢二十萬具舟送之歸雙井云道鄉鄒先生謫居永彥回從之游驩甚未幾道鄉復

有昭州之命留其夫人與其子僦民屋於太平寺後以居乃行彥回實經紀其家同其患難而周其乏困道鄉率月致二書以謝蓋深德之其後北歸臨別之詩可見矣嗟乎士窮乃見節義此韓退之為久故之交而言也若彥回之於二先生秦越也非有平生之素而能慕鄉二先生之風既賢也已況二先生當蛟蚺熊豹狉狉搖牙之鋒賔客落而朋友飲淹汨阸塞於荒遠寂寞之地望風而憎無仇而擠者滔滔也而彥回至於死生之際而不變此古之仁且賢者族且親者恩且舊者猶或難焉

彥回能之可不謂賢矣哉予來丞邑訪其所謂玉芝園者但見荒煙野草而已問其子則觀言者在老矣顧其家貧甚觀言居之澹如也其猶有彥回之風歟問彥回之遺事所言云爾其人顓朴而無純緣其言可信也且出道鄉之翰墨七軰讀之使人三歎恨不出乎其時又曰山谷義丈夫也今畫者莫之肖觀言年十五在旁見其喜為人作字及留題吾鄉人士月持縑素以往几上如積忽得意一掃千字一日訪陶豫豫置酒且令人汛除其堂之壁先生曰何為者豫離立而請曰敢匄一字為

寵光先生曰諾酒半酣起索筆大書下語驚坐令士矣且忘其詞又曰道鄉對人寡言終日拱手不下帶其莊敬如此又曰先君子有文集若干卷頃大盜孔彥舟屠城寸紙不遺餘矣予太息而為之傳

豆盧子柔傳

豆盧子柔者名鮒子柔其字也世居外黃祖仲叔秦末大旱兵起仲叔從楚懷王為治粟都尉楚師不饑仲叔之功父劫自少已爼豆於漢廷諸公間武帝時西域浮圖達磨者來鮒聞之徃師事焉達磨曰子能澡神慮脫贋學以從我乎鮒退而三沐易衣刮露牙角剖折誠心而後再見達磨達磨欲試其所蘊之新故於是與之周旋議論千變萬轉而鮒純素自將寫之不滯承之有統凝而謹焉粹然玉如也達磨大悅曰吾師所謂醍醐酥酪子近之矣因薦之上曰臣竊見外黃布衣豆盧鮒潔白粹美澹然於世味有古大羹玄酒之風陛下盍嘗試之詩不云乎不素食兮鮒有焉上方急邊功曰焉用腐儒元鼎中鮒上書請以白衣從貳象侯傅望侯出塞上戲鮒曰卿從貳耶將傅耶鮒曰臣雖

不足以充近侍執事然熟游於黄傅二子間未嘗焚煎阿匼願得出入將部片言條白未必語言無味也上曰前言戲之耳然卿白面書生諸將豈肯置卿齒牙間哉遂拜太官令時上篇信祠祀詔鼎與名儒公羊高魚豢同主寶雞之祠鼎雅不喜羊魚二子曰二子肉食者鄙殆將汙我不得已同盤而食深耻之頃之上祠甘泉齋居竹宮屏葷酒獨召鼎鼎奏曰臣兼才不足以辱金口之嘉納臣友人汝南牛氏子穀（音如鬪穀於菟之穀）柔而美願舉以自代上曰牛氏子美則美矣而其言孔甘朕不嗜也是

夕鼎有所献上納之意甚開奕夜半上思鼎所献覺肝脾間嚴冷召鼎問曰卿所言嘗多與姜子牙葷熟議耶鼎曰臣適呼子牙未至卿幾誤朕腹心乃罷鼎召鼎子二人夜拜其長為溫衛侯次為平衛侯自是絶不召鼎鼎深自悲酸發於詞氣而公羊高等得志惡鼎異已因說於上曰豆盧鼎所謂人焉廋哉者也鼎遂抱甕隱于滁山莫知其所終

太史公曰豆盧氏在漢未顯也至後魏始有聞而唐之名士有曰欽望者豈其苗裔耶鼎以白衣遭遇武皇帝亦奇矣然因浮圖以進君子不齒也

敬侏儒傳

敬侏儒者名子木字承登以字行徂徠人也祖伯松長身碧髯膚甲如龍時人許其有棟梁之用伯松不樂也遯於徂徠山樵郡人有採藥至山者見伯松悅之久之樵郡人謂伯松曰聞君長子元明者未娶吾有鄰女善夜績者願為執柯可手伯松拒之不得免焉未幾伯松得軟脚疾中風卒子元明竟隨樵郡人云次子叔材即承登之父也叔材因從公輸子奉使僬僥國樂而家焉娶胡婦生承登長二尺叔材怒曰吾兒亦僬僥耶其妻笑曰所謂甥多似舅後携承登歸徂徠市時漢元光二年里人見承登莫不大笑承登曰吾雖身短而心甚長因登憤力學終夜不寢雖鑿壁囊螢之勤不過也數年大明經籍言之炯然如明星焉武帝方求賢良徂徠推上承登上暮召見其侏儒心輕之乃親策于庭問三登太平之治何脩臻此承登對其略曰臣之學所謂一登明滅者何足以奉大對雖然螢爝尚足裨日月帝黙寘而異焉因與語問漢家火德終始承登奏曰臣本木強然嘗聞火在木上云云上喜不覺夜半前席遂登科累遷登州太

守辭公孫丞相丞相夜見之東閤承登故人茅大心麻子游陶釭皆在坐承登遂頂戴三子而白丞相曰鄙人浅短主上以侏儒倡優畜之誤蒙相君燭其寸長然鄙人之學所謂借明於三子者丞相遂留四人於東閤後一夕丞相召問攘匈奴之策承登獻三足記曰足兵足食足士丞相大悅因朝承登曰吾聞日烏三足君亦三足耶上内興祠祀外事四夷國家多事丞相終日在中書治事不暇與承登游夜歸讀春秋府吏散獨留四人者同一書几承登尤愛幸丞相每曰微承登則茅氏麻氏

陶氏三子者能未墜於地乎三子亦曰唯唯後丞相稍倦於學而將作大匠者嫉承登之寵因諷丞相曰昨見東方生言於上云公孫甚暗於知人而以敬侏儒為上客臣朔饑欲死侏儒飽欲死丞相其戒之丞相黙然將作大匠因薦承登同姓敬子長丞相自是親子長而稍疎承登矣子長身八尺蟦言甚佞又善照知丞相娛樂之意而曲從之且有内援丞相久不見承登一夕因與子長在後堂為長夜之飲偶念承登寂寥召之既至承登精彩昏慘面目垢汙又冠一小圓帽敧如仰杯丞相侍

姬皆掩口笑不已承登因發怒罵丞相曰人言齊人多詐果然以今夕之荒淫知前日時秋雨霽相親而卷舒簡編者皆偽也丞相大怒命老卒曳出牆角太史公曰公孫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俊天下之士輻湊而敬承登為上客每至則一坐皆起可謂能不以貌取人矣卒以子長而踈棄之相業之不終有以也夫雖然承登之賢難於遇而子長之侮易於合不惟易於合也合則不可去也所從來古矣士君子之學而仕未始不與承登遊者然吾見其初而已至一感於子長則往而不返者萬水一波也亦何以議公孫為哉

劉國禮傳

余故人劉琥字國禮武臣也始余為永州零陵丞國禮監户部贍軍酒庫居相近情相好也及余在朝列國禮調臨安府壕寨官居閑無以自食家于湖州新市一月來謁予求薦於當塗士大夫予無以塞也獨念湖州太守薛士龍名季宣者與余原因以書薦之謂國禮之才於劇繁無所不可為薛信焉任焉遂知焉薛侯既死國禮無所於歸久之臨安官期既至國禮之官適與余並舍每言及薛

侯國禮未嘗不泣也夫世之相與利焉而已矣曰義焉者非性焉則劫國禮武夫未嘗學也其劫歟貌可劫泣不可劫也其性歟吾不知之矣並居一年余以守臨漳而去焉國禮留也余行國禮追送余於龍山白塔寺載酒勞余下及僮僕當世之賢人君子與余為道義之交者何數也彼咼曰利之云乎至是前日所謂道義之交者漠然矣而國禮獨如此何也及其別國禮又泣謂其泣僞乎施之余則可施之薛侯亦僞乎哉後三年余守常州與國禮所居莿市不遠欲問其消息未能也余子壽

仁試南宮問之故居之鄰鄭媪者則曰嘻國禮死矣問其家則曰其妻執節而不嫁頗嘗齎糧於門以長育其子曰永哥者今居某市某舍也不惟其妻不嫁也其妾六人者皆不嫁也壽仁既歸為余言國禮事余於是泣且　歎曰國禮家事余知之其妻江故倡也永哥者永某氏子也國禮夫婦育之以為已子而所謂六妾者江氏馭之極慘今國禮死其妻若子若妾宜其散而莫之聯也則聯而莫之散也不亦懿乎大抵人之情聞倡之名則掩鼻焉聞非己之子則異心焉聞其主毋馭其妾不

以人理則怒髮焉使是三人者而居焉而無主翁以綱之焉欲其不漁然離哉而國禮之死其家妻子若妾乃能相恩相維甚於國禮之未死可敬不可敬也今士大夫往往朝死而其妻夕去之矣有不媿於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愧於國禮之妻也有不媿於國禮之妾者乎不惟士大夫之妻而已也士大夫立人之朝食人之祿社稷之臣曰吾死社稷封疆之臣曰吾死封疆及一旦有急有不媿於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媿於國禮之妻也有不媿於國禮之妾者乎余既以告壽仁因私書之不使其不傳焉

李台州傳

李台州者名宗質字某北人不知何郡邑毋展妾也生宗質而羅靖康之亂毋子相失宗質以父蔭既長仕所至必求毋不得姻家司馬季思官蜀宗質曰吾來毋東南無之必也蜀乎從之西舟所經過州若縣若村市必登岸徧其地大聲號呼曰展婆展婆至暮哭而歸不食司馬家人哀之必寬譬之乃飲泣強食季思秩滿東下所經復然竟不得至荊州復然月且夕號呼嗌痛氣憊小憩於茗肆

垂涕坐頃之一乞媼至前揖曰官人與我一文兩文宗質起揖之坐禮以客主既飲茗問其里若姓媼勃然怒曰官人能與我幾錢何遽問我姓我非乞人也宗質起敬謝曰某皇恐上忤阿婆願霽怒試言之何害恐或鄉鄰或族親也其倒囊錢為阿婆壽媼喜曰老婆姓異甚不可言宗質力狠請忽曰我姓展宗質瞿然起抱之大哭曰夫人吾母也媼曰官人勿誤吾兒有驗右腋有紫誌其大如杯宗質拜曰然右祖示之於是母子相持而哭觀者數十百人皆歎息泣下宗質負其母以歸李思與家人子亦泣自是奉挍輿孝養者十餘年母以高年終宗質亦白首矣宗質乾道庚寅為洪倅時予為奉新縣令婁謁之不知其母子間也明年予官中都宗質造朝除知台州朝士云李台州曾覿姻家也覿無子子台州之子予一見不敢再也亦未知其孝後十七年台州既沒予與丞相京公同為宰椽談聞公為予言李台州母子事予生八年喪先太夫人終身飲恨聞之泣不能止感而為之傳

贊曰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若李台州生而

不知失毋壯而知求毋求毋而不得不得而不懈
徧天下之半老而乃得之昔東坡先生頌朱壽昌
至今詠歌以為美談若李台州其事與壽昌豈異
也茲不謂之至孝通神明乎非至孝奚而通神明
非通神明奚而得毋予每為士大夫言之聞者必
泣人誰無毋有毋誰無是心哉彼有未嘗失毋而
有毋不待求毋而毋存或忽而不敬或悖而不愛
者獨何心歟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七終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八

盧陵楊　万里　廷秀

行狀

朝奉劉先生行狀

先生諱安世字世臣本貫吉州安福縣叢桂坊曾祖故不仕祖贄故不仕父思贈右承事郎先生之先有諱德言者居安福五代乱里中子弟起兵衛井邑德言毅且賢推為帥其扞及旁郡甚遠也不立名號亦不屬人　國初乃歸宋

藝祖嘉之授水部員外郎為江南發運使語在國

史為先生八世祖自德言以前系世莫考相傳宋
彭城王義康徙安成郡子孫家焉今安福也先生
之族自從祖溥以文章魁恩科群兄弟策進士者
六人薦名者三十三人先生之兄曰安鎮字鎮臣
有文名以貢士客死京師先生時尚少盡得兄之
學諸老先生見者曰是不可量足為劉鎮臣之弟
紹興初盜起先生奉其承事公避地適與二
盜遇先生白承事公前行先生橫一杖以逆之盜
有聲小留而承事公已遠矣先生亦免焉古書所稱
孝足以感盜心者世未必盡信也觀先生之事未
知古人何如耳紹興十四年十七年先生連薦名
皆有送十七年再舉先生對策極言守令不才致
民流殍其語痛刺骨考官不樂降在第四明年登
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岳州司户參軍兼攝錄事參
軍有野人為傭保於大姓者父痛謁主歸省主人
不可野夫徑去主人以盜告官獄具如章先生爭
之曰野夫以孝而刑謂此邦之人何岳民呼郡稱
賀郡丞以文吏薄武人議月奪諸將俸十年先生
爭之不得頃之諸將激其徒譁且變居民惶擾空
城避之先生曰出納非守丞事也庸不在我丞發

帑取給當是時微先生幾無岳州辭滿陞秩左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先生嘗獨騎一馬詣學館墜而傷既受代先生未瘳州家憫其客間貧病以攝他職廩先生先生受之將行先生持所受歸之官為錢六十萬太守左史王公宣子驚異曰使士大夫皆如劉世臣三尺不有焉可也以薦者改秩左宣教郎知贛州雩都縣贛俗剽且狷訐先生至曰民無訟良也淑慝者政耳邑之大駔有孫氏鍾氏根結盤互異時守令瞪視莫敢枏其角牙一月從惡步推小民於市先生曰是敢爾命擒之吏素畏二氏疑莫先生徙先生罷一吏乃能寘之獄抵罪僇吏人士為之遊説先生卒不奪田吾非無教之誅也郡丞行部至縣諷先生以献羡餘錢五百萬先生曰縣之士田瘠而賦斂重耳將焉取餘令可逐一錢不可得郡丞怒說之守不聽説之使者又不聽郡丞窮且媿乃作詩以遣先生先生謝郡丞亦謝先生之以不猛繼之以不懈往往月昳而進晨飧得疾以歸太守有憐先生者為之匄祠禄邑之民曰劉公非吾縣尹也吾父母也皆走送先生遣之不肯去以朝奉郎致仕享年六十有八終于家

先生平昔排佛老不遺餘力嘗曰士大夫而談此乃吾夫子之叛卒也至是遺命子弟曰喪葬不得以佛老為禮太夫人李氏贈太孺人配彭氏封孺人皆以先生貴男四人格非去非勝非知非女三人嫁李大年羅昌辰夔州録事參軍實依格非奏補將仕郎先生自太夫人即世每饋祀必慟哭奉承事公無不盡退謂妻子曰事親謂之色養不得其悅不謂之子先生之諸兄皆早世先生聚諸孤而衣食之每白承事公曰安世任此責願大人無所為憂承事公既沒先生嘆曰吾嘗許吾先君今日之事先諸孤後吾子田宅貲財秋毫無所分數諸猶子待其成畢其婚嫁先生之未仕也士之來學者百千人有富貧賢愚不同先生木漑江導人人自以為得先生學先生有文集三十卷論語尚書解二十卷先生之學不為空言其淵委自賈誼陸贄蘇明允父子之外不論也故其文與其人皆肖焉然策第之日先生年四十九矣蓋其族影應書之歲率以春功之喪而不得試藝者凡二十四年使其逢之不遲用之不狹其功用豈少哉先生仕二十年而貧如初然先生之四子以文相高先

先生平昔排佛老不遺餘力嘗曰士大夫而談此乃吾夫子之叛卒也至是遺命子弟曰喪奈不得以佛老為禮太夫人李氏贈太孺人配彭氏封孺人皆以先生貴男四人格非去非勝非知非女三人嫁李大年羅昌辰夔州録事參軍竇依格非奏補將仕郎先生自太夫人即世每饋祀必慟哭奉承事公無不盡退謂妻子曰事親謂之色養不得其悅不謂之子先生之諸兄皆早世先生聚諸孤而衣食之每白承事公曰安世任此責願大人無所為憂承事公既沒先生嘆曰吾嘗許吾先君今

日之事先諸孤後吾子田宅貲財秋毫無所分敎諸猶子待其成畢其婚嫁先生之未仕也士之來學者百千人有富貧愚皆不同先生木漑江導人人自以為得先生學先生有文集三十卷論語尚書解二十卷先生之學不為空言其源委自賈誼陸贄蘇明允父子之外不論也故其文與其人皆肖焉然策第之日先生年四十九矣蓋其族影應書之歲率以春功之喪而不得試藝者凡二十四年使其逢之不遲用之不狹其功用豈少哉先生仕二十年而貧如初然先生之四子以文相高先

生曰吾為不貧矣先生之在永州請于郡立故權通判濂溪先生祠堂謂永之士曰周濂溪之不師柳子厚之師可不可也是時丞相魏國張公謫居於永每稱重先生曰實學之士張公再相万里見公公問劉世臣今安在好一講筵官也公未及薦以說去先生尋亦病矣如先生者不得用得用者不必如先生天下以是惜先生先生不自惜也万里也先生門弟子之下者然從先生最舊及其丞零陵縣時先生更未盡一歲万里復得就先生而卒業先生之喪也万里嘗見張魏公為張子韶侍郎友之服又見澹菴先生胡公及羅長卿為清節先生服師之服万里敬為先生制服焉因與先生之子去非謀請銘於名天下之能文辭者去非曰先生行狀子當作万里謝曰非其人也三辭不獲命乃叙次于篇謹狀

宋故資政殿學士朝議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實封一百户賜紫金魚袋贈通議大夫胡公行狀

曾祖璉不仕

曾祖母夫人康氏劉氏

祖愷贈承務郎

祖母張氏封孺人

父載累贈太中大夫

母陳氏張氏所生母曾氏俱贈淑人

公胡氏諱銓字邦衡其先金陵人五季避地廬陵祖愷未壯而沒贈承務郎父載累贈太中大夫母陳張所生母曾俱贈淑人皆以公惟祖母張以百歲封孺人云太中氣慷慨一試有司無遇即棄去公自幼起詣絕世強於記覽有質以古書者必曰是出某書某卷驗之而信年二十入太學試文淨不加點傳士驚異建炎二年上皇策士於維楊初擢公第一有娼其直者竟第五授文林郎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昭慈聖獻皇太后避狄於虔州狄踵至公裒畎為兵與皇叔士㒟撫州太守張循軍合過其衝虜退論功轉承直郎權吉州軍事判官時群盜四起守臣張中彥檄公督别將趙之儀捕之覘者請夜襲之公不可曰賊掠民自從將毋俱焚遲明賊遁掠者得釋未幾居太中憂除喪與兄遂山居士鑄築精舍於里之洞巖從名儒蕭楚講畫古學冥搜治乱安危根株或

勉之仕不荅紹興五年忠獻魏國張公浚都督諸
路兵辟公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塩司幹辦公事
改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召赴都堂審
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賜
對便殿公論持勝及納諫及虜寇及營田事
上曰營田孰初對曰田制邈矣三代曰井春秋之
晋曰爰秦之商君曰轅漢之晁錯曰屯趙過曰代
充國曰營　真宗用耿望之之計於是乎治屯田
仁宗用歐陽脩之議於是乎處營田無弊法有弊
吏今募民營田官給之牛且貸之種義矣然湖之
南士牛之所生市之以出卿則無全牛降之嘉種
官有其費漁之於吏手則無實惠
上曰善當改之改通直郎樞密院修官七年十一
月宰相秦檜决策暨金人平生倫誘致虜使以偽
詔來責禮異甚中外汹汹公獨奏封事其略曰臣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宰相無識舉
以使虜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
也是欲劉豫我也豫臣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
為虜商鑒不遠倫又欲　陛下効之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所居之位者
祖宗之位也柰何以 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
下 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 陛下一屈膝
則廟社盡汙夷狄赤子盡為左衽宰執盡為陪臣
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劉豫我乎夫三尺童子至
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堂堂天朝
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 陛下忍為之
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梓宮可還 太后可復
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
誰不以此說啗 陛下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

情偽已可知矣而 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
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
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
之 梓宮決不可還 太后決不可復
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此膝一屈不可復
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
矣向者 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
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
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淮上敗之渦口

敗之淮陽投之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用兵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

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裳之會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 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能折衝耶臣謂檜近亦可斬也願竿三人之頭於稾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奏除名編管昭州時侍御史鄭剛中諫議大夫李誼吏部尚書晏敦復給事中句龍如淵戶

部侍郎李彌遜向子諲禮部侍郎張九成俱入對
引救檜迫公議亦僞為救公者謫監廣州都鹽倉
改簽書威武軍判官事於是寺丞陳剛中以牋賀
公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
樞庭經遠之有人又曰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
不過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陳坐是謫知虔州安遠
縣死焉十三年御史中丞羅汝楫彈公以奉議郎除
名謫新州同郡王庭珪以詩贈行有癡兒不了公
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之句為歐陽識所告王坐
貶辰州新州太守張棣告公訕上再謫吉陽軍時

有觀察使某上書乞代公行不報張棣擇一牙校
游崇者送公至半塗臨大江崇拔劍而前公色不
動徐曰速書謂送某至吉陽者賞爾不愛賞乎崇
笑而止至朱崖或諗公以有後命家人為慟公方
著書怡然也吉陽士多執經受業者凡經坏冶皆
為良士初吉陽貢士未嘗試禮部公勉之行及位
于朝乃請廣西五至禮部者乞不限年與推恩自
是仕者相踵聞母曾之喪一慟幾絕句飲溢米三
日不歠鬚鬢髮盡白見者出涕先是檜大書丞相趙
公鼎參政李公光及公姓名於格天閣孟晉者爭

以公為掾監察御史田如鼇献書乞斬公檜抵之
地光坐移書於公再貶儋耳武岡軍通判方疇以
致書議姻遂下若盧二十六年檜卒公量移衡州
三十一年正月公與忠献公偕命自便時忠献謫
零陵公自衡造焉館於讀易堂忠献從容謂公曰
秦太師顓柄二十年成就邦衡一人耳
今上即位首復公官除知饒州召至 行在所即
日賜對 上温顔曰久聞卿直諒公首論為國以
禮又論今日之事在修德以結民心固吾圉練兵
選將以觀其釁待其衰 上嘉納除吏部郎遷秘

書少監又遷起居郎論史官失職有四謂記注不
必進呈使史官無諱史官當立於御坐之前庶幾
言動皆得以書今之史官後殿立而前殿不立請
前後殿皆立左右奏事請令直前不必預白閤門
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許之自是史職盡復唐制又
祖宗之舊公請遷都建康謂漢高入関中光武守
信都大抵與人闘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
月大勢自淮以北則天下之亢與背也建康則搤
之拊之之地也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
之計也況今西北欲帰之人如漢民之思漢苟不

移蹕何以繫其心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止
隆興元年六月忠獻張公自建康入奏圖恢復計
侍御史王十朋力賛之於是忠獻公督師進討金
人既克宿州以大將李顯忠欲私其金帛且與邵
宏淵私憤復敗於虜　上憂甚十朋亦自劾
上愈怒公言近者淮上之衂蓋天以是厲
陛下之志使動心忍性增所不能願益強其志毋
以小衂自沮蒐乘補卒期於濟大業時宿州之師
賞罰衡決公言宿州之敗誤國之將厚敗權貴游
說自解安處善地誅戮不加禍乱之漸間不容髮

願毋忽兼侍講及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進序
篇其略曰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
名以器為重願　陛下辨其分謹其名守其器勿
輕假人七月　上以旱蝗星變詔問闕政公請勿
徼福于佛老之教而躬行周宣憂旱之誠戒監司
守令有貪残者必罰是應天以實公因論納諫曰
今在廷之士以箝默為賢容悅為忠道路相傳近
日臺諫論事朝廷謂為賣直臣未知信不夫賣直
之言唐德宗之言也德宗猜忌謂姜公輔為賣直
此言一出忠臣結舌馴致興元之變所謂一言喪

邦者願　陛下以德宗為戒以　太祖皇帝欲拜
昌言爲法　上曰非卿不聞此九月金人求更成
大臣欲從之公奏曰虜知　陛下鋭意興復移書
請和非甘言誘我即詭計緩我甬願鑒前車之覆
益修守備益張吾軍　上曰朕有二説斷然不移
一則中原歸附之人決不可遣二則夷夏名分決
不可亂又曰邊事倚張魏公對曰　陛下至誠如
此何憂醜虜願持之以不懈絶口不言和字
上曰卿忠直知此朕甚喜兼權中書舍人公遜于
右史馬騏　上曰無以易卿又曰恐廢事不勝任

上曰貴當理遂就職進兼同修國史有　旨以中
人李綽等嘗典發軍書無誤各進官一列公不奉
詔綽等泣訴　上曰胡銓不肯經筵講禮記至愛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公曰愛而知其惡必去之
勿疑憎而知其善必任之勿貳　上稱善
壽聖明慈皇后改稱教旨爲聖旨公言易曰大哉
乾元至哉坤元蓋天地之位所不可並故以大哉
至哉爲別　陛下雖奉親盡孝而　光堯與
壽聖難於並稱聖旨　上嘉納謂樞密洪遵曰奉
親之過朕當自受張栻召對賜三品服公言君子

愛人以德今賜拭服章非愛之以德也其父浚決
不肯使之輕受拭亦有守決不肯妄受恐或議浚
非全浚也十一月　上以和戎之利病遺使之可
否禮文之後先土疆之取予下廷臣雜議公議曰
國家與金人講解覆轍亦可睹矣京都失守自耿
南仲主和　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
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元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國
家罹戎狄之禍何嘗不以和哉議者乃曰姑與之
和而陰爲之備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又向來權
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則上下偷生將士解体

終身不能自振尚安能戰乎大臣見之相顧失色
於是益忌公且欲奪魏公兵柄公復沮其議除宗
正少卿公請補外不允會遍宿玉堂　上召問曰
虜人汲汲欲和聞其勢窘甚對曰近有自淮甸來
者云虜人聞　陛下力任張浚所以汲汲欲和臣
願　陛下委任勿疑則恢復可必　上曰善公又
申前請　上曰卿久在瘴鄉而略無瘴色天祐直
諒卿未宜去兼國子祭酒因見公言往年
睿旨欲移蹕建康不可但已　上曰澶淵之役當
時有勸幸蜀及江南者惟寇萊公決策公曰今張

魏公　陛下之萊公也願早定計　上曰善卿直
諒四海莫不聞不可言去且留經筵事無大小皆
以告朕公言晉開運之末有陳友者殺李璘之父
國初璘遇友於途手殺之而自言鞫之得實
太祖壯而釋之臣願　陛下堅復讎之志以不忘
太祖之訓　上在講筵謂公曰卿之學術士所甚
服因及比日文士如蘇軾黃庭堅者誰歟對曰未
見其人詩人如張耒陳師道者誰歟對曰
太上時如陳與義呂本中皆宗師道者　上曰如
韓駒徐俯皆有詩名卿可廣訪其人退而薦王庭

珪朱熹楊萬里周必正弟鎬猶子昌齡籍云除兵
部侍郎公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
旋踵而皆失在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
陷臺城在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而為
中國患今屬中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
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虜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
或為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
廣勸之耕種以絕後患時有國學生獻書
闕下乞用福國陳公康伯及公為腹心者七十有
七人二年八月　上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廷

臣各陳闕政及急務公言禹有九年之水而國無
捐瘠備先具也今數路水潦曾不踰時而民已流
殍無備甚矣願詔遣水之處悉施振卹使民被實
惠無至流徙此先務也 陛下又令條陳闕失臣
謂今之闕失孰有大於和議者因極陳和議可痛
哭者十 上太息公言自靖康至今凡四十年虜
未嘗不由詭道而我終不悟也竊聞道路之言虜
綏我以和而實潛師以伺我或言多作戈船由海
道以進或言實粟塞下由間道以來願
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詔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

年教訓如越之圖吳則社稷幸甚進兼侍讀因進
讀寶訓至食訖習射奏曰四夷易以兵制難以信
結願 陛下謹守此言 上曰文武豈可偏廢又
讀 真宗顧李宗諤曰聞卿至孝能保宗族朕守
二聖基業亦猶卿之守門户公奏曰唐柳玭云積
累如登天覆墜如燎毛祖宗基業誠不易守
上稱善公言側聞虜人慢書欲議書禮有所增損
議者謂末節不必較臣竊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
郊多壘卿大夫辱之楚子問鼎義士耻之猷納二
字當削以死爭之今醜虜横行與多壘孰辱國號

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弃拜孰重臣子
爭欲君父屈已從之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足耻
獻納不必爭也臣願絕和議以鼓戰士左氏謂無
勇婦人臣謂 今月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十一月
以邊鄙有興詔改卜郊用來年正陽之月大雩之
辰公稽晉參禮經及 國朝故事陳不可者十宰相
湯思退參政王之望等堅主和議遂罷張魏公兵
柄公又力爭之於是大臣皆不悅遂除措置浙西
淮東海道使 詔趣行以二月為期公即辭行曰
臣願 陛下先絕和議 上曰要盡其在我者時

金冦及境號八十萬聲動輦轂下自維揚海陵連
數郡望風棄城高郵太守陳敏與虜相距於謝陽
湖水軍帥李寶屯江陰詔寶條陳舟師及扼守要
害白海道使公檄寶發兵兵援敏寶不行公奏曰
臣受 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則更相援
今寶逗留違 詔坐視敏之孤臣恐謝陽失守則
大勢去矣 上以命寶公又移書切責之寶乃發
兵渡淮與敏相掎角虜一夕退時天大雪河氷皆
合舟車不能進公先持鐵槌槌氷士皆奮尋
詔罷兵而時相亦斥死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加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入見言郡邑害民之大者三　上曰每思卿直諒朕恢復之志已決今虜中土木不息旱乾相仍機不可失對曰陛下嘗許臣以誓不與虜和何為中變又謂臣決移蹕建康何為中輟　上曰以民之不易少須又曰在廷太半腐儒卿不可去一月秘書郎張淵對選德　上因數不詭隨者云猶有胡銓一人在除在京宮觀兼侍講公論前古未有不由講學而興滅學而亡精兵百萬不如道德之威被練三千不敵忠信之胄　陛下之意端在於是　上稱善除

擢工部侍郎以修史書成轉承議郎因見上曰屬已得契丹要領觀朕施設公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　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瘞者乙酉之歲偹門之外斗米易一婦女小兒半之左右不以告此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尋工部為真公辞焉　詔曰汲黯在漢謀寢淮南随會仕晋盜奔秦境卿其奚辞賜對衣金帶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今參政周公必大視草以　御札帰公今度于家公嘗薦見言初元經筵

之臣七人惟臣獨在臣老矣願乞身歸田里
上曰卿忠孝有物護持且留觀朕恢復之
皇太子公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　上曰三代
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皆由輔導不得其
人所致對曰誠如　聖訓公力乞致仕除寶文閣
待　制與外祠旣出都門有　旨復留改佑神觀
兼侍讀公辭不得請於經筵講罷復申前請
上曰卿大節可嘉朕不忍令卿去因論納諫公曰
從諫人主之高致　陛下自登大位虛懷受言中

外翕然咸謂恢復之期指日可冀然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光武之殺韓歆文皇之殺劉洎終之實難
詔舉堪刑獄錢穀及有智略吏能各二人公以張
彰實昌永周必達李發劉之柄應書言者謂舉李
發劉之柄非是公坐貶秩二等三求去
上不得已從之除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辭行言
於上曰願　陛下規恢遠圖任賢黜邪理財訓兵
逮鰥恤孤然後布告中外必報國讎必歸　陵寢
必復故疆以副　太上付託　上曰朕志也又問
卿今何歸對曰廬陵人賜通天犀帶又曰臣在嶺

海無所用心妄意經學三十年粗能訓傳
上日卿可進來既帰　詔趣之遂表進易春秋周
禮禮記解　命蔵之秘書省俟奉議郎以郊恩進
封開國子食益三百戸又俟承議郎除龍圖閣學
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制有身蹈東海獨仲連
不欲帝秦名重泰山徹相如何以強趙之語
光尭天壽七十慶壽湛恩轉朝奉郎進封開國伯
益邑三百戸公自收科至是未嘗以伐閱自言増
秩也　詔吏部舉行所宜得之官特畀四秩轉朝
散大夫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俟以加恩進

兩風不為囬車居新興時嘗名其室曰澹蓋取賈
生澹若深淵之意晩自號澹菴老人云　公居無事
時下心拱手言恐傷人獨論國事勁氣正色貫日
襲月奮以直前不怵不惻不疾不式大節揭揭細
行斬斬動容出辭見者起敬長身玉立望之山如
即之春如其為文章駿奔軋忽幽紛膠轕隱帙奇
字旁搜遠摭初佔之者口呿語難徐綜其緯理順
脉屬似肆實雅若険實夷韓碑柳騷娩髙儷沈中
興以來作者寡二筆畫真隷上規顔蔡鉄屈石出
肖其作人飯不重肉一製衾十稔而亘區饑民捨斂

道殣退省其橐屢空不贏惟太中公不貨於畜繫德之植公實儀之蓬山既逝公字其子歲在癸巳瀛以公任孝友惟抵忠義惟幹葰茂碩大豈一朝夕公有澹菴文集一百卷周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解三十卷經筵二禮講義一卷奏議三卷學編禮三卷詩話二卷活國本草三卷娶劉氏贈淑人先公卒中散大夫荊湖南路提點刑獄敏才之女子男五人泳承務郎監江東淮西總領軍馬錢糧所太平惠民局兼行宮雜賣場淳熙二年卒于官參政周公

哀而銘之澥承事郎監潭州南岳廟淡灊皆承務郎冲未命女五人適西昌嚴萬全福唐葉昌嗣上饒方自厚承務郎贛州興國縣丞王宗孟將仕郎王葳孫男六人榥檠程栻枏檟女四人長曰相孫夭餘皆幼萬里與公同郡且嘗從學公將窆万里以繫官嶺表不得築室于場澥走書二千里以公循子承務郎致仕昌齡所述公之言行詭万里論次將乞銘於參政周公万里敬慟哭而書之謹狀

淳熙七年九月日門人朝奉郎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楊万里狀

宋故贈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謚忠襄楊公

行狀

曾祖亨故不仕

祖中諟故不仕

父同故潭州司戶參軍贈宣義郎

公諱邦乂字希稷胄出漢太尉震五代之乱徙居廬陵故今為吉州吉水人世以儒學相承宣義府君登進士第初命長沙民掾未終更而早世後以公追秩宣義郎公其季子也父殁之五月始生未冠而妣陳夫人即世兄弟相為命公天性遜悌視

封郡侯加食邑三百戶公復乞致仕優詔不許除端明殿學士明堂合祭禮成復增邑戶三百實封百戶淳熙六年十一月召赴　行在所公辭焉復力乞致仕不許公遂引疾轉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遂稱篤且極陳時病五事

上察公志不可奪乃加資政殿學士致仕明年夏五月疾革庚辰薨不及家事惟命諸子口授遺表有死為鬼以厲賊之語表聞特贈通議大夫年七十有九諸孤卜以是歲冬十月丙午葬于廬陵縣之儒行鄉松山原祖承務府君塋之右公名德峻

拯虜絶敬畏丞相洪公适述其先忠宣公虜中事
云　皇太后以書歸曰胡銓封事此有之知中國
有人益生懼心公於利不苟取初　欽宗旣祥及
冊隆興　皇后公以職將事皆賜金帛弗辭必得
請乃已使海道月　賜金十鎰旣歸或甚之以理
生業者悉以賙昏友之貧其於君賜尚爾故沒齒
先疇不益一畮遂於禮學冠昏喪祭式禮迁叟佛
老梵唄焚紙爲錢一切刻碶四仲享先設醴分膳
坐客百人州閭耆老不遺賤貧挹斟必躬投壺賦
詩雜以琴奕徃徃申旦睦族篤親慶弔必詣寒暑

兄循父嘗揭其所居之堂曰華鄂仲氏沒公時賓
貢入京聞計慟絶太學七年苦心嗜學言行忠敬
必以古人自厲政和乙未以上舍生解褐賜第還
家拜伯氏感兄之訓更華鄂曰韡韡同郡郭孝友
記之曰予嘉楊氏友其季而不伐恭其兄而不忘
是可振頹俗矣一時名勝賦之者數百人初調歙
州婺源縣尉改蘄州州學教授以育才作人爲已
任不顓文辞而已學政最淮西部使者交薦投從
政郎廬州州學教授改南京宗子博士又改建康
府府學教授秩滿改宣教郎辟權知本府溧陽縣

事縣久苦苛政公當官豈弟先教化後刑威均征
繇遠近悅服惟恐其去傾邑請留於部刺史者數
千人尋命為真　光堯踐祚覃慶轉奉議郎時
二聖北狩中原多故寇盜蠭起公訓民為兵五里
一堠號令期會明信而肅枹鼓一鳴遐邇畢集未
幾府兵叛閉關殺官吏四境狼顧慮變公繕治軍
實大閱民兵申嚴號令刻日趨府討叛者賊畏公
威聲亟白部刺史願從諭招發運方公會諸郡之
師討賊公董民兵首集城下士整而奮器甲犀利
旗幟鮮明觀者偉之已而群凶就擒初兵之叛也

溧陽舊縣鎮射士數十百以羽檄徙戍他所乘隙
離次而歸劫巡檢為魁甲而趨溧陽欲屠之以掠
其金帛公即帥民兵迓之諭民出財募士殺敵者
賞一戰賊殲焉邑人德公肖像祠之部刺史奏功
議賞公悉推遜僚佐云三年盜不入境建炎三年
十月當受代九月除通判建康軍府兼提領沿江
措置使司公事大將杜充擁兵數萬保建康公以
兵隸焉是時賊李成剽江北瀕江守備十一月充
謂成師老遺戰艦進擊之偶金虜大至與成合我
師敗績賊取我舟以濟奪馬家渡充出兵復戰不

利潰兵夜叩南門以入虜進營于南門外鉄作寺
充下令官吏兵民用命城守公信其言明日充悉
師出下水門乗舟以道金陵空無守備知軍府事
陳邦光柔怯不足賴是日父老驚懼擁橋大呼曰
我豈為降虜者欲赴水父老救免既至虜營邦光
以下皆拜願降公獨僵卧不起邦光乃啓曰通判
素有瞑眩疾虜酋曰四太子者乃掖出療之遣所
降官屬勸降公閉口不荅明日復遣所親厚者說
之曰公故貧有兄垂老仰分禄寡嫂孤姪遠來就
養五子尚幼一女未嫁今去鄉數千里妻孥無所

於寄寧不念此　國家事勢至此公不降將誰為
公曰茲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吾
計決矣願無辭費明月四太子置酒令偽知軍府
事號張太師者及前知軍府事陳邦光召公議事
公拒不往衆挽以至庭其二人已就位虛一席以
俟公及階以首觸柱礎疾呼曰我豈苟生與太豕
均飽者流血被面憒不蘇者久之左右掖以出虜
酋大怒幽之他室明日邦光復請出諭使降乃釋
出至庭邦光降堦語曰事固無可奈何願少回意
毋為徒死無益也公瞋目曰爾以從臣守藩臨難

不能死甘心屈膝犬豕苟生後幾何時使人人效爾　朝廷何賴時坐有虜官曰團練劉者取幅紙書死活二字示之曰汝無多言忠於　趙氏即書死字下歸我書活字下公起取筆絓書死字下虜酋大怒後囚之先是公刺血書襟曰吾寧作
趙氏鬼不為他邦臣虜人初不知也明日後引公出南門砦問公意如何荅曰直不能降虜爾四太子震怒公廼大罵曰我食　趙氏祿終不負
國汝夷狄豈是真天子乃使我從汝　國家何負汝而敢肆凶殘吾恨未剸汝頸吾豈為死怖耶遂裂布襯衣以祈速死虜見所書襟知不可屈遂害之剖腹取其心聞者哀壯之實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四先娶傅氏生女一人後娶曾氏生男五人振文郁文昭文蔚文月卿月卿蚤夭時振文纔十歲云女後歸莿塗進士陳乾書四年五月軍府上其事于　朝　天子愍悼加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　詔廟祀于建康府紹興元年冬知軍府秉夢得後請于　朝以公大節罕儷襃表未稱宜加秩賜謚錫廟號葬以禮二年三月　詔後贈公朝奉大夫謚忠襄廟曰襃忠仍付

其事史官命有司改葬三月甲辰夢得奉
天子命率官屬啓公殯具衣衾棺槨葬于廟之上
東南隅之山五年十一月朝廷以公子幼未仕
即其鄉賜田二百畝以廪其家七年四月駕幸建
康大臣復以為請光堯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
胙猶官其裔揚邦乂為朕死節可不厚褒加贈徽
猷閣待制再賜田三百畝兩銀疋絹各百復官其
一子昭文昭文孫于濡文以報託孤之恩杜充之
適也或告公盍去諸公曰我通守苟去城誰與守
我尚愛生也哉雖然吾仲氏惟一子不可無炊火

乃命其猶子濡文御其母以奔溧陽而屬其子明
日城失守云公神色明秀長身山立見者畏愛居
無事時溫良惠和與物無忤及遇事勇決彊毅萬
夫不能奪也其德行修於家稱於鄉信於友為郡
學官教孚於弟子負為縣大夫恩治於百姓至於
以身殉國立天下萬世臣節之端凌霜貫日非一
時適然也故天子褒之曰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
顏常山之節紹興三十一年冬十月逆亮渝盟寇
邊入淮南至江北建康震擾人皆禱于公廟楚巫
占之曰吉狄主其殖狄旅其遁大邦其寧乎有老

人夢告之者亦云十二月　光堯視師江左父老杜彥誠輩數十百人述其事迹　法駕以聞有旨下江東帥漕司驗問建康帥臣張公浚上其子昭文蔚文祿尚不及願官之以勸忠義會今上皇帝即位命官昭文明年又　官蔚文公後以振文陞朝四贈至中大夫公之被害也有卒子曰陳大伯者嘗從公為傔至公被囚陳在旁不去公駡偽四太子陳亦舉甓擊之不中遂同遇害又有主山砦曰賈三郎者武勇絕人時號為賈山砦亦同公被執賈命其子結里人為鬻薪者置兵於薪以入關人索之事覺虜磔其父子於市朝廷既褒公之忠烈二人者亦各官其一子以武階邦人肖其像於公廟立公之前以從公祀云謹狀

淳熙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姪孫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万里狀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八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九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行狀

宋故尚書左僕射贈少保棄公行狀

曾祖傳故泉州晋江縣尉累贈少保

祖寶臣故保州文學累贈少保

父霆故不仕累贈少師

興化軍仙遊縣某鄉某里

棄顒年六十八狀

公諱顒字子昂其先楚之沉氏春秋時尹將中軍
其後諸梁改封葉子孫因以為姓世傳三國吳都
尉雄五代漢衛州刺史仁曾皆其後也自黃巢乱
中原士夫避地南迁葉氏仕于泉因居焉
本朝太平興國二年陳洪進挈泉入覲四年始割
仙游莆田建興化軍公今為仙遊人五世祖素随
洪進來朝授泉州文學太常奉禮郎累贈太常少
卿少卿公三子皆以學行稱高祖都官公實其季
也登景德二年第　宋興仙遊擢第自公始終官
屯田都官二員外郎蔡公襄實誌其墓二子曰任
曰傳任以父引年得官傳景祐元年第進士授秘
書省校書郎泉州晋江縣尉公之曾祖也累贈少
保少保公娶黃工部之女累封衛國夫人少保卒
夫人年二十四守義不奪至傾家創齋聘明師教
子讀書蔡公又為作賢母堂記是生公之祖寶臣
以累舉授保州文學累贈少保考霆晦迹不仕贈
少師妣郭氏累贈瀛國夫人公生於元符之庚辰
方舞時児輩群嬉公獨危坐講誦弱冠與伯氏覬
俱入京師試太學秋賦俱薦名適金虜犯順
朝廷設武藝謀略等科伯氏一試中選授承節郎

從大將劉延慶守京城東北隅力戰遇害公徒步南歸壬子　車駕幸揚州廷策進士公擢第調廣州南海主簿兼攝尉有商私載鹽二舟監河官獲之以授公使白府以倖賞公曰仕塗發軔如作室之建柱柱一不正室隨以欹欺以倖得是曰正乎盜發府檄尉與巡檢同捕巡檢獲盜十餘人盡歸其勞於公公白府曰謀自彼出也今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大罪也其不忍為府帥待制曾開大喜曰仕不求速勞而能遜退告其子連曰秉主簿宰掾器也汝往見之因倡諸部使者薦于

朝循從事郎調建州錄事參軍建俗很而憙訟或積年官不能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公公原情諏律必得平亭旁郡民閧之有訴于漕臺者輒請以屬秉掾云建之兩稅每歲官受賦納遠民或憚入官府市人為之代持送官往往過歛其估官民交病公適司納為立法革之先是市人代送者新幕帟持白金以供張司納之官公悉卻之用薦者改宣教郎調泉州晉江丞未赴二親相繼即世服除知信州貴溪縣時　詔行經界郡集諸邑長議之莫對或請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公獨謂三等

不足以定高下乃定為九等郡守大喜且令信之六邑皆式貴溪云又　詔行鄉飲酒是禮久廢縣官無習聞者公舉行之登降獻酬步長有序得三代遺意公家蓄一酒鍾似瑠璃而非蓋異寶也自上世藏去二百年矣公在貴溪命匠以金飾之手觸而毀匠懼將赴井公咲曰器之成壞數也汝誤爾慰諭而遣之吏未盡三月民有以魘惑衆者因聚為盜一月至千餘人公先遣二巡檢將兵拒之乃羸糧備器自將射士七十人繼之二砦兵見賊衆不戰而遁公引兵登山望之賊疑未敢進公駐營山趾而植幟山巔日已晡賊且至與公對壘公夜潛遣人於賊營其所其所縱火約其衆曰火舉則亂射賊壘適五鼓西風急火四起箭發如雨賊驚亂偶一渠魁箭貫其吭及天未明悉發兵急擊之賊死傷甚衆餘皆潰遁入弋陽公引兵斂七十十人無一人傷者知紹興府上虞縣歲適大飢公預白部使者請發常平之粟不報公即發廩鄰邑之民多轉徙就食者役民必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無欺隱者賦民必為文書各其數與之期使民自持文書與戶租至庭

公親視其入給之質劑皆便之明年府易帥蜀縣趙府受約束新帥下令諸邑令歲夏租先期送十之八諸令唯唯公獨進曰上虞小邑往歲無秋今麥秋可望願小紓其期帥怒及麥大熟公為書約民民相率輸租旬浹而畢又為諸邑最帥大喜時秦檜當國數興大獄以除異己參政李光已逐海外猶欲殺之州縣逢其意爭蹦藉之上虞李之故居在焉公與李無一日雅因劭農過其門謁其子弟人為危之府帥曹泳檜上客也嘗撽尉龔滂求李陰事滂以問公公告以毋庸為此且曰吾非為李實為君也秩滿造　朝泳時為户部侍郎許薦於檜公固辭未幾檜死其黨皆竄嶺海公謂諸弟曰使吾受曹薦今與同禍矣禮部侍郎賀允中以端方有守靜退無求薦公于　朝召見公首論國讎未復陵寢未還中原士民日夜企鑾輿之返顧乃尚胡服習夷樂非孟子用夏變夷之意其語切直　高宗皇帝嘉納越三月除將作監主簿遷司農寺丞公在朝三年非公事未嘗詣丞相府樞密王綸知公恬退而未知其德性欲試以事一日官誥院失錦一端命公治之公請寬其慢藏之罪於

是綸大喜謂其客曰棘寺丞介而通嚴而恕真重器也未幾公求補外除知處州括蒼山國也地瘠民貧歲賦不給公節冗費量入出賦用充足有青田令陳光獻羡錢百万公詰縣錢何自而得且以所獻充所賦云宰相湯思退括蒼人也其兄犯禁其家奴屠酤不逞公繩以法思退不悅於是常州逋 朝廷督錢四十餘万太守坐免繼者以憂死士大夫無肯往者思退移公知常州公至毘陵帑庾赤立官吏無俸七閱月矣究利病定規畫直餺漏郡計遂裕虜亮犯邉 高宗車駕視師建康道毘陵公以職陽對於御舟因言恢復之計莫先於擇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臣聞自逆亮死虜軍三十餘万比斂怗然而無異變是虜未可輕也且虜之初退遺兵僅三千人在歷陽李捧擁万人莫之誰何是我未能進也臣謂今月爭言進取 陛下宜審之公初至毘陵無朞月之儲一年之後乃餘緡錢二十万上佐勸公曰某使者獻錢若干某守獻錢若干皆賞公何不獻公曰某平生惡人獻羡餘非重征則横斂是皆民之膏血也某之所積固出於推酤之贏然

以利易賞某實恥之轉運副使林安宅提點刑獄
王趯疾公不附已思退因諷二人求所以中傷者
公聞之力丐祠官于　朝未幾趯果劾奏常州事
坐不實免官而公以尚書郎召未至除右司郎中
時　孝宗皇帝初即位欲清中書之務增宰士之
員首膺是選者余時言爲檢正馬祺林安宅爲左
司費行之與公爲右司時下詔求直言公上封事
謂以手足之至親付以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而
害一方時趙某爲台州云近左司未幾權給事中
公以右臂微痛求補外適湯思退再相公遂申前
請思退曰公之來去無乃以某之來乎既而思退
啓擬除公戶部侍郎至于再三一月
帝召諫官曰棄某在都司二年甚宜力然與宰臣
爲朋黨諫官對曰臣不識業顯聞之公論不然因
具陳思退移公常州之由及諷林安宅王趯中傷
事及思退至公不自安屢求補外意
帝黙然良久曰非卿則朕無以知此人越翼日除
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時隆興二年八月也又三
月復以公權本曹尚書四選之三悉覈銓綜吏抱
文書旁午相屬須臾即竟時七司弊事未去公乃

上疏曰選部之所以弊者蓋以典選之官貫穿案牘不如吏出入條例不如吏歲月久遠不如吏典選一事衣冠清濁之所由出也今乃使之入銓曹之門則與吏為市出銓曹之門則與民為市可不思革之乎一曰隱匿闕員之弊二曰引例異同之弊三曰梱摘小節之弊三者革則弊革矣公乃與即官編刻七司條例為一書或事同例異者存其一削其一　帝覽之御筆褒表令刻板頒下公又上疏曰法者天下之所共也合人情則公否則私今吏部之弊莫重於行賂蓋立法有失其意者不可不改也如令甲受賕有取予同罪之法今請勿罪與者而止罪取者如任子有用堂除賞典而陞名歷銓試人之法今請勿陞以優中銓之士有未銓試者今請中書不許除官有免試出官者今謂雖宰相亦不許移貤　帝遂立為定制皇兄居廣請以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應得親屬占射差遣恩例畀王若純公爭之曰若啓一若純則百若純至矣　帝從之於是始有大用公之意時洪适簽書樞密院其三世已贈東宮三師又請以已覃恩二官貤高祖父母且援李昉等故事詔已聽請公言

追秩高祖禮經所無也為人臣者官至執政封及三世恩至渥矣唐臣謂追贈出於鴻恩非由臣子之求斯言當矣　國朝會要止載李昉請以郊禮覃恩追贈所生父母李迪以藉田恩乞回贈叔父母未聞大臣以所得恩賞貤高祖父母者願循禮經改成命　帝從之公在吏部二年士大夫之改秩者諸曹者會課者行賞者吏皆不得預時人謂渡江以來銓選平允惟晏與葉乾道元年七月臨前三月　召對便殿賜坐賜茶禮異他日
帝曰吏部條例朕亦置一通在禁中嘗徧覽之又問卿當官以何為先對曰　真宗皇帝所制文臣七條盡之矣此万世臣子之法然臣之當官每以公忠為先既盡公忠則不為朋黨不畏彊禦以之為臺諫則持正論以之坐廟堂則行正道處富貴而不以為榮視鼎鑊而不以為懼公忠二字其用甚大未有一日捨之而安者　帝曰卿宜無忘此二字公因言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竊聞　陛下以万乘之尊為鞠戲之樂有如馬驚為之奈何臣竊為　聖躬憂之　帝曰朕無他但欲不忘鞍馬尔後五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越二月兼權參知政事戶部侍郎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　帝以問公公力言其不可安宅以此大與公不相平十二月拜中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公入謝　帝謂公曰朕聞卿等每事有條理堂吏不能為姦公曰臣安敢必其不為姦惟每事必經意乃付吏庶權在臣等則不在吏爾時臣下有列名上章謂之白劄子

帝嘗下之中書公因言曰事若可行彼胡不顯其名示人以公如不可行則白劄安用　帝問曰朕欲用魏杞何如公對曰古人有言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興化自建炎間嘗有詔輸米二万石佐福州軍食謂之猶剩至是四十年民尤病之守臣張允蹈書移中書極言其為害公言於帝歲損其半後盡除之乾道二年春　帝臨軒策士唱名第一人乃趙汝愚公進曰宗子文學如此極可喜宰相洪适曰此實　陛下作成之效自嘉王後未嘗有宗子魁多士者　陛下宜魁之以勵宗室公曰不然　本朝典故有官而試者不得為第一人自沈文通始　徽宗宣諭嘉王楷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王昂為舉首昂亦登仕郎有司失於奉

詔至今非之　帝曰當從典故參政言是也有江
陰軍判官受賕大理寺上具獄　帝曰貪吏朕欲
用漢法誅之适曰誠如　聖諭若行漢法擇一二
甚者庶變風俗公曰　本朝自　祖宗以來未嘗
殺一士大夫史冊書之天下以為美事臣願
陛下以唐虞三代為法漢唐又安足道時武臣梁
俊彥請稅沙田蘆場　帝以問公公對曰沙田者
乃江濱作出没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于西水激
於西則沙復漲于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
是未可以為常也而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

宜興　陛下矜兩淮之民連年苦於鋒鏑田租並
復至今未征今沙田乃不勝其擾　帝曰誠如卿
言租之正者尚除之況沙田乎公逮俊彥至中書
切責之曰沙言利求進万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
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惶恐汗下是月有
詔淮東沙田蘆場並罷明日公入見曰蘆場沙田
事脉已詔行之今以臣之一言而詔罷之真所謂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者
聖德高明史官書之可與堯舜禹湯齊驅矣自洪
适罷相公與魏杞同參政事兩無所私每議必同

帝一日問公曰朕欲用林安宅如何公對曰安宅居福唐臣居興化實鄰郡步時同入太學此人當官吏事彊敏惜其褊心不能容物甫若蒙

陛下擢置政府得與協力以事　陛下臣之願也

帝笑曰卿言甚公甚公蓋有以公與安宅不相平

上聞者故有是問未踰月安宅果上章論之云業十五官人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万得監鎮江府大軍倉公上章乞下吏辨明　帝曰非追逮不可公曰必兩造具備是日除公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公拜命即日出關　帝下公章於大理寺寺官引嫌辭焉更下臨安府公至嚴陵則獄移文逮所謂業十五官人者乃公之長子元泳實不在旁以報逮書公至合沙再移文逮業十四官人乃公弟之子元溓也元溓毅然請行即日就道親故無不沮之者公至興化念元溓以一身二千里就逮恐仇家包藏禍心元溓非命則誣謗無由而白公乃上章曰　聖明之朝事必覈實然臣私憂過計竊慮有司觀望或容心於其間臣仰惟

國家　聖祖　神宗用刑欽恤雖錦工之賤獄吏之微亦皆引對至於婦人李氏兩至殿廷是以中

外無幽枉壅閼之事伏望 陛下下明詔獄成之
日先以上聞賜以睿覽仍乞依 祖宗故事親加
審克庶刑不冤時王炎帥臨安 帝令炎親鞫之
元濟至有司與周良臣置對初無秋毫跡然安宅
時同知樞密院王伯庠為侍御史恐喝典獄必欲
文致人人危之公章至 帝下之臨安獄成上聞
帝親覽御筆書其後曰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事關
大臣並免所居官安宅仍貶筠州時乾道二年八
月也明日參知政事魏杞蔣芾以周良臣具獄進
帝曰安宅伯庠之罷非止為兼其一人設也不如
此後來大臣必有謗以曖昧執政請以公知泉州
帝曰無罪而去當召 以來又明月詔 公請闕一時
賢士大夫莫不咨嗟嘆息謂公自徒步至執政初
非勲旧一羅説間人情岌岌非
天子聖明不能直此寃非公清介不能脫此謗非
元濟廉孝不能果此行公上章以疾懇辭召命者
再降詔促召者亦再既入見帝問勞加禮且曰卿
之清德自是愈光矣公深引咎退見魏蔣二公二
公曰上自促召參政意有在矣參政未前數日
上嘗曰朕近日有二三事快意中外翕然皆以為

善如治臺諫誣大臣此其一也
主上聰明果斷真可謂中興之主參語未竟聞有
詔除公知樞密院事公未拜有詔鎖學士院拜公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入
謝未及言　帝曰林安宅向者章疏朕問之得之
鄭昺安宅已遂居筠州鄭昺不可不責公對曰臣
猶子就逮之時因思自昔人臣遭誣謗者多矣類
皆吞聲忍辱而已安得如臣今日辨明若是者此
皆出於　陛下獨斷臣之父子死而生之骨而肉
之　陛下之恩大矣大恩未報務修小怨實非臣

事　陛下之本心　帝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卿
有焉公又言臣識慮淺短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
外惟知薦賢以事　君父　帝曰惟賢知賢公乃
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王佐芮燁
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帝納用
焉公又言曰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
寸長不遺惟去泰甚　帝曰固然堯有禹皐亦有
共驩周有旦召亦有管蔡在用與不用公曰誠如
聖諭臣謂今日在　朝者雖未見有如共驩管蔡
然有竊弄　陛下之威福者臣亦不敢隱

帝曰正欲聞之時召鄭聞既至見　上公啓擬欲除右史　帝曰可命未下而外已傳同知樞密院陳公俊卿密以語公公曰得之何人俊卿曰某聞之洪邁邁聞之龍大淵公曰某當以公言爲驗乃於　帝前極論大淵與曾覿竊弄威福向也不得其實今以鄭聞事觀之實矣　帝曰此朕之僕臣卿呼至中書切責可也公曰固　陛下僕臣然二人在東宮事　陛下久從龍扶日官已高矣大淵今爲承宣使乃侍從也臣安得而呼責之

帝曰朕不憚去此二人後有事大於此者當極言之始終無隱公拜謝而退明日朝退魏杞獨留

帝先問及二人事魏對如公言是日有詔龍大淵可兩浙東路副都總管曾覿可福建路副總管二人既黜中外相慶以爲太平盛事時公爲首相魏公杞爲次相蔣公芾參政陳公俊卿同知樞密院權參政四人同心輔政中書之務頓清

帝以國用未裕詔謂理國之要裕財爲急前日二三大臣忽之至於用度浸廣漫不加省夫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量入以爲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政可同知國用事公乃言曰今

日費財養兵為甚　藝祖皇帝肇造區宇東征西伐兵不過十五万建炎以來外有金虜內有盜賊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惟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以臣之愚如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然行於其間若欲生財徒害民爾　帝曰此至言也殿前軍帥王琪特寵每於　上前妄薦人才一日

帝謂公胡與可可用公曰

陛下何以識之　帝曰聞之王琪公曰與可奴事

諸官官朝士切齒王琪之職將也應薦武臣何預與可　陛下以此可知其人矣臣不敢奉詔公退而逮與可至政事堂之賓次令條具

本朝故事何人受將臣薦得何官者與可無以對踧踖逼去大將戚方剥軍士結官官　帝欲究治以警其餘公言曰方之罪固不容誅然有主方者

帝曰陳瑤李宗回其尤也治之不可不急公又言曰久無此舉雖齊威王烹阿與譽阿者何以異諸將聞之誰敢不洗心易慮既而　御筆戚方之家可沒入其財三之二以勞軍公又言諸將若此者

衆恐人有自疑之心不若止因有司所白其放散
官錢之數籍以勞軍則邦刑既伸物情亦安明日
帝見公曰卿所議戚方事深得体　帝又曰建康
劉源亦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公曰臣恐
廉者甚於姦者　帝乃止明日大理寺上陳瑶具
獄其職為錢二十万　帝曰此曹為姦宜湼為城
且屏之遠方公奏曰凡假　陛下威福為姦者皆
然可盡湼乎願戒勑使自新　帝曰甚善於是有
詔陳瑶除籍皆貸免湼長流循州李宗回除籍編
置筠州仍詔免治行賂者後有行賂者乃必罰毋

赦　帝嘗謂公曰朕思　祖宗法度創之甚難壞
之甚易公曰臣嘗見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
寧廷試策篇其首四言云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
年成之而不足一月壞之而有餘當時以為名言
帝曰誠為名言公曰蓋壞者非一月遽能壞也人
主一念慮之間不以　祖宗基業為意每事不省
則致敗壞如　陛下憂勤恭儉勵精政事無一念
慮之失古聖用心不過如此　帝曰朕非獨自警
戒而已又且憂子孫不能守公曰　陛下之言至
此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公言治乱在風俗美悪今

風俗猶未美　帝曰如貨賂一事非不丁寧尚如
此蓋習俗旣成以為當然公曰　陛下治陳瑤輩
俗不患不改　帝曰作成人才亦須歲久
祖宗時作成人才至　仁宗時文武名臣乃出公
曰　陛下留意人才如此亦何患不成自古何嘗
借才於異代乱世常患無才至創業之君一起所
用者乃乱世之人才也且如　藝祖所用將相亦
皆五代之人閱機闔開全在上爾
帝曰甚善公每除吏　帝必曲加咨訪公嘗啓除
王秬左司郎官胡元質右司　帝曰胡元質佳王

秬曉事否公曰秬極有才吳澧請中書求為無錫
縣　帝問澧何如人公曰澧有幹才公退朝與諸
公言上求治核才如此無不聳懼公於進賢退不
肖惟知任怨不示私恩每退朝見所親語不及
朝廷事有関獻納必削其藁雖當國之月淺而公
道開達請謁不行王秬謂公平章方務無一事私
喜怒者一月有官吏數章會于逆旅因語某人某
事或可以經營某人某除或可以賂得者一人笑
曰非不料理惟葉公不可欺耳歲在丁亥日南至
帝親郊而需公以首相引漢故事　上印綬

帝三留之不可以左正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公皈至冨沙聞季弟之訃哀痛不已遂溪行
戒操舟者速行期以某月抵廣化寺葢公所寓也
既至親戚咸在明月欲皈先廬是夕觴客酒三行
公秉燭作書扎丙夜乃寢忽覺云我頭足俱冷取
某藥未至而薨享年六十有八以觀文殿學士致
仕訃聞　帝追悼久之贈特進公之師友林師說
高登蚤相慕用高嘗上書譏切秦檜檜名捕甚急
公與同郎擿令逸去高曰不為公累乎公曰以此
獲罪幸甚公即為具一舟舟移公乃去公為人簡
易然望之肅然有不可犯即之温如也每以接物
後進成人才為已任處州驟水知縣薛良朋常州
掾曹陳舉善主簿單夔公最許可後良朋為吏部
侍郎舉善為殿中侍御史夔為户部侍郎故旧有
以公為善風鑑公曰吾豈為此觀其言行知之耳
公旧在冨沙時同年進士林宋弼同官厚善約送
姻林死家貧子幼公仕浸顯先以女嫁其子又命
之以官後以其子娶其女云夫人陳氏累贈齊國
夫子二人元泳終官朝奉郎通判福州元淩終官
宣教郎簽判惠州女四人適儒林郎新汀州軍事

判官林夔朝奉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姚宗之朝請大夫京南西路轉運判官方崧卿文林郎新建寧軍節度推官林澧孫三人棠承奉郎垕承務郎主將仕郎女孫三人長適將仕郎姚粢次適迪功郎廣州番禺縣尉方信孺次幼陳夫人先公九年卒葬于縣之仁德里偉陽山公以庚寅正月九月葬于善化里烏石大旗山之原公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不改其旧先廬隘甚不益一椽先疇極薄不增不畝工部侍郎林公先朝以詩哭之云傳家惟儉德無地着樓臺人以為實録公之官至少保以長子元泳累贈也公葬後二十有八年元潾敘公之言行以書抵万里曰元潾先伯父應謚不可不請非行狀何以請願先生哀而書之万里嘗一識公於丞相府又與元潾同官于曲江每敬公之清德且奇元潾之壯節則紀于右方慶元年閏六月日具位楊万里狀

奉議郎臨川知縣劉君行狀

本貫吉州安福縣

曽祖貫故不仕

祖京故不仕

父遇贈承事郎

君諱德禮字敬叔一字子深冑出晉安城太守遐八世祖德言仕南唐皈　朝為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君幼警敏父遇為鄉先生授徒數十百人程其業君必為之冠父累舉不第試春官沒於中都君徒步護喪皈葬毋老家貧復以授徒為生再舉於禮部一為首送淳熙二年第進士調常德府司户叅軍事迎纕觧外臺及府中煩使必付有娟其能者欲究之諷府曰昏與民為市賦租簿書鐏漏千万猾欲簡稽非劉掾不可府以付君文書山則大抵今年為户者一明年折而十之今年為户者甲明年貤而乙之五年之後不可勝究君不三日悉與復初即白之府曰州家此意將欲逋租有皈良民士害乎抑欲以法從事以威取贏乎謂宜期以十旬許民自列可不可也太守趙公彥操喜曰仁人之言也即行之時臨川吳仲權丞龍陽與君文詞炳蔚相攜名動荊楚稱為二妙部刺史江公溥吳公燠吳公飛英汪公作礪皆一見而器之秩滿用薦者陞從事即授賀州教授丁毋太安人憂終喪造朝有詔求言君慨然陳時政十事其一謂古

人之有志事功者其君臣上下議論詳審而制度紀綱攻之而無間夫是以所為而成也藝祖嘗歎息於乾德紀年之失易以開寶是時草創尚未足多罪卿者虜之熙宗蓋曰思陵我高宗居正体元中興之正統而襲用虜人陵名也可乎事下中書時宰怒不復改議授涪州教授夔帥單公夔趙公雄劉公光祖漕使張公徹馮公震武始至皆具書禮招至夔茹以先務至則必入幕為上客如損益鹽法及外銓擬官法皆君逮明至今用之單馮二公嘗露章薦于朝今丞相京公制置四川倡帥漕同薦時京公猶未識君也改宣教郎得邑撫之臨川轉奉議郎邑名為江右之劇視事之初訴篇一月五百紙君時摘一二讕辭者徐詰以理訟者噤不得對一邑傳以為神不旬時獄訟頓清暇則與學子討古賦詩沛然如閑居歲饑富民藴年飢民趣讙盜發其廩尉倖賞一月獲十八人且具獄君一問得其情謂尉曰非盜也尉摘富者訟之郡郡方移鞫而他所獲真盜乃釋之常平使者初議振貸君歎曰富民閉此必遏糴是振之者飢之也屏吏議一以誠意勸分得粟數万石

民受實惠臨川近郊無曠士官有叢塚之圃曰漏澤者甚隘凡小民之死者無所於葬常平使者居之以屋歲終則以浮屠法火之君為買地數十畝且給以田命浮屠掌之鄉正錄役紛爭吏得以賣君曰有賦斯有錄不在此必在彼民之爭吏之喜也每一鄉有踐更者則書其次十人下之俾族議其當為者來上其爭遂息姦民有曰十虎者持官吏短長聚空舍釀金錢為訟費君盡取寘于法毀其廬豪猾遠屏君持身有嚴奉法唯謹受俸必問令甲非令甲而曰例者辭之家人子數百指疏食

終日皆無慍見苞苴不入其門親旧之饋必報江西帥張公杓漕使趙公不廷太守曾公楷或以文或以政或以廉力薦之予薦以文辭典贍宜備著述之科單公夔來帥江西復帥諸司上其治最下中書書其姓名丞相京公鏜其秩满將擢而用之更未盡六十月而君屬疾以没聞者歎息實慶元五年五月也得年五十有五君於學博極而長於周官於文清新而精於四六有文集二十卷娶王氏祁陽丞化基之女再娶彭氏廣東運判漢老之女子男二人子漸子恭皆進士女二人長適崇仁

誠齋集卷百十九

主簿孫鑰而卒次未嫁其孤搢巫咸灼傳句諏塴
月暨窆地歲得上章涒灘月得娵訾月得合璧邑
曰盧陵鄉曰高澤原曰太湖云將辟君之弟德性
述君之言行謁予狀之予與君游久且厚則哭而
論次焉

年　月　日具位楊某謹狀

朝奉大夫知永州張公行狀

本貫亳州譙縣

曾祖言勑賜亳州助教

祖宰贈右中散大夫

父允蹈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累贈

通奉大夫

公諱頙字叔保建炎南渡直閣挈其族自亳徙家
盧陵公自幼警敏已如成人既長以文字學名下
筆有驚人語樞密王公庶器之敀以孫女特直閣
倅倅僑居生理草創有田薄少而季女永春主簿
諱其繼至直閣念其貧公請盡以田遜之而以其
私室王氏之橐中裝傾倒以奉其父母兄弟廼立
屋廬廼實倉箱以廩族親以燕朋友中表咸喜紹
興庚午薦名禮部乾道六年以門子補將仕郎中
吏部銓授迪功郎賀州臨賀縣主簿丁父憂淳熙

元年循從事即監隆興府豐城縣戶部贍軍酒庫酎金增羨諸部使者才之命攝承分寧宰又移隆興府決曹掾皆以最聞豫章自建炎兵餘民多死徙賦租餫漏貪冒倒植公私俱病公白府請捡校冒耕之田而實其主名有田此有人有人此有賦府以武寧新建之二邑命公捡校之朞月得實以報府下其法於諸邑郡賦始均邦民始有生意十邑繪公像而祠之武寧縣令文岡為豪民條其罪三十誣訟之於朝事下江西常平使者鄭公僑鄭檄公廉問公為直之岡致餽謝公怒却之遂與之

絶諸部使者交章論薦授衡州耒陽縣丞循儒林郎諸部使者有招公為衡州決曹掾時刑獄使者嚴急典獄者惟其風旨公奉法持平無所左右每獄成必齋戒乃上具獄有不可爭之必力詞勁而氣平有人士董其姓者於他獄已承殺人之罪錄囚之官問之不承又以付公公一問知其無辜是時郡中將試進士公請立賞捕正犯者而聽其就憲使怒公請不已從之既揭榜董為待補太學弟子負第一而實殺人者亦就會有卜者寓衡陽因病目眚同行者以蘗點其瞳子乃漆也遂盲因竊其

妻以遁盲者疑其僕之乱其妻而殺之也執而訊之官其僕不勝考掠遂誣服詰其屍則曰投之水矣邑上之州州以付公公再三審詰囚無異辞公獨疑曰殺人而奪之妻者古有之矣殺妻而存其人未之有也公以白郡守守曰寧有是哉就令有之邑令不坐失入無之公不坐失出乎公曰二事細故耳憲使雖嚴可以理解以非罪殺人某所不敢也明日白之憲使果曰公治獄好為異公固爭曰其人未論決猶可以俟真盗也已論決而真盗出則如之何未幾其妻與為乱者自相訐於武昌

移文至舉郡驚異秩滿用舉主十員改宣教郎知袁州萍鄉縣轉通直郎吏民交通持官短長旧令煩苛公用寛大闢庠序廣生員朞年旧俗盡革一夕霖雨江水驟漲夜半居民水將及簷公秉燭集吏呼船具餉且食且載令曰活一人者賞若干逮明勞問無一人溺死者父老至今徳之冨民有抑時習者族人某無後而立子欲以其子後之而有其貲訟二十年不决郡以屬公公立談而决皆以為神萍鄉湖廣道所出士夫落南有死生不能歛者公送迎賙助皆得平達前後數十百云轉奉議

郎覃恩轉承議郎錫服朱銀除通判隆興軍府事紹熙五年至隆興以考績及覃恩三轉至朝請郎時趙公(肇)蔡公(戡)相繼帥豫章事無大小一以屬公帥每閱文書公未書名則吏不得以進秩滿諸郡使者以最聞除知永州轉朝奉大夫湘南名郡舊稱甲永乙邵公至則郤庚亦立是歲復蝗捐瘠載路公節浮費糴鄰郡控于諸部使者得粟十万石慱諭勸分活飢民九万有奇封公郤塵廚傳觴酒豆肉一錢粒米必靳也有以客主禮望公者有讒語謂永之荒政有實費無實惠常平使者李公

揖聞而疑焉陰遣人微司之又行部徃眘之饑民所廩其籍無浮常平所儲其粟無縮媿且歎曰吾為不知賢矣乃同今漕使陳公研俱薦公於朝少傳丞相益國周公以書賀之曰過客責備動輒興說若非庚公親徃觀風豈能知治行第一岷謠藹著也嗣歲大稔公封公郤如初永之富復甲湘南云更未盡一月嬰微疾州民徧走群望以祈既篤命諸子曰我死棺歛與道里費皆勿煩官祿之未給者皆勿請千万致意周楊二公乞銘與行狀我無憾矣言訖而終實六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

四州民哭之如哭所親公為吏寛嚴得中材力敏
濟惟劇惟難弥出弥裕其仕毛甦明習練達韞之
之充發之之審而施之不究為國愛才者惜之斂
路由萍鄉空邑越數十里而迎哭皆失聲明日又
哭送公為文簡嚴精粹而不願人知中書舍人林
公 光朝與著作郎劉公夙嘗相與歎曰張叔保佳
士也恨不盡見其文然賤記中亦可見其一斑矣
夫人王氏封宜人先公九年卒男五人履貢隨館
觀履迪功郎新辰州叙浦縣主簿貢當以公之遺
澤蔭補孫男七人長孫仲孫晉孫季孫衛孫同孫
永孫女六人履與其弟護公喪返柩于家將以是
年十二月丙午葬公于高澤鄉永和鎮新華莊宜人
墓之左方 万里 與公同生丁未而公為長又同鄉
舉於紹興庚午且相好公又以行狀命 万里 其忍
不奉教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具位楊某謹狀

中散大夫廣西轉運判官贈直秘閣彭公行
狀

本貫吉州廬陵縣
曾祖志忠故贈朝請郎
祖行故左朝奉郎累贈正議大夫

父合故右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

累贈

特進

公諱漢老字季皓其先金陵人五世祖避地廬陵因家焉公幼長於詩紹興季年以門子補官桂帥李公如岡器之辟宜州思立縣主簿以廉介受知漕使余公良弼鄧公酢薦于朝三歲丁父憂隆興甲申服除循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調沅州司理參軍一囚以剽掠繫獄指病如股公白之守卒從寬比部使者以寬厚勤敏廉正薦者九十有三循從政郎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轉通直郎邑有官池數十頃大將邵宏淵乾沒其利而不輸租有馬從事冐占民田百畝公皆復之轉奉議郎有二甿訟田公諭以比鄰友助二人感悟遜畔有武臣視其姓者掠仕族女為婢公分俸嫁之帥臣尹公機憲使辛公棄疾以其事上聞詔下中書書于籍按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轉承議郎又轉朝奉郎贛水暴漲浮梁蕩逸西昌甿有藏舟者事覺憲使攝州事怒甚甿致白金以請公郤之而隱為開

釋蜀郡有武臣翟其姓者秩滿以事寄留公爲解
之翟德之餉新茗二小缶公發之黄金也公笑而
卻之贛守丞相留公率二憲薦于朝錫服朱銀授
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武昌屯兵數万仰給六路
之餉而漕運多後期且折閱士夫坐頌繫者衆公
言之於總餉使者曰折閱之敝非一或州郡朘其
道理之費或乙買之甲者之手或胥吏賕謝或舟
侵牟兼是四者官賦焉得而不負四敝革則無折
閱矣於是繫者釋轉朝散郎總使蔡公戡趙公彦
逾以器能薦而公欲自適力請爲祠官授主管成

都府玉局觀東卻道由劍城故舊有死而未葬者
公分橐中裝佐其襄事轉朝請郎又以
太上龍飛恩轉朝奉大夫授知均州主管管内安
撫司公事訓詞曰材術疏通分命汝宜賜對選德
公從容論奏三事曰補諸軍尺籍之缺負核諸郡
寄積之外府嚴樁券增損之禁令上一冊稱善未
幾有詔覈軍實審寄樁重樁券轉朝散大夫將至
郡漕使万公鍾語連率今少保吳公琚曰武當得
人矣先是守臣數易帑庾屢空公曰天下豈有不
可爲之郡於是興學校請博士而士知學釋通負

寛賦役而民蒙福捐俸以棺斂而槀葬之俗易闢
圃以居丘墓而棄死之憾除桐柏山有寇鄰者號
寇先生居南垂北際之間有衆數万爲夏裔憂公
移文諭以禍福撫以恩意三歲不敢動暇則登覽
山川容察形勢乃請增戍兵以控要害修器械以
壯武衛豐歲計之儲足常平之本疏奏有詔下戍
卒戎器二事於所部一 月覡者白有降虜二人公
飭邉吏令毋涉吾地武當麥賤官吏敗糴斛易白
金一兩公下令曰犯者必劾貪風頓革故事吏俸
以黍楮代緡錢之半後損其半緡錢之陌守獨不

然公 以身先之僚屬歌舞士夫仕蜀東皈舟過吾
境疾者藥死者葬孤者廩轉朝請大夫襄帥尚書
張公杓漕使朱公晞顏交章薦進且以書白宰相
曰彭某治郡先慈惠固圉務安靜
今上登極轉奉直大夫明年詔 闕有 詔賜對
公奏二事其一請增均州之戍兵而精其器械其
二請赦邉郡之逃卒而許其還籍 上首肯擢知
常德府澧辰沅靖州兵馬盜賊公事封廬陵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户訓詞有曰爾 公清可以臨民惠
和足以綏遠轉朝議大夫外臺鄰郡有餽觴豆之

貲者緡錢月計二十万公別貯之一月請學官饋
眂墻屋傾撓乃僝工歛材取具于此有廢畢者裔
出文簡老矣而二女未嫁又以其餘為之斂葬後
皆有斂士君子頌歎焉暇月披職方圖記見武陵
兵籍昔三千人今僅十一請增至五百人
上俞其請於是室廬戈甲煥然一新軍勢整肅冠
於旁郡有　詔減磨勘二年有挾貴而覓舉者公不
荅時苦水潦穀價倍蓰細民艱食而常平使者往
攝荊帥公曰事丞矣遽發廩數千不暇白使者聞
之曰謂後世無汲直可乎總領趙公不迹倉使梁公

季秘漕使鄭公奧上其治行轉中散大夫除廣東
轉運判官公入境諸臺饋贐秋毫必辭改除廣西
轉運判官公曰足未履臺治而徙易節
上恩至厚其何以報乃擿屬部士夫人之賢且才
者如曲江守曾懋主管文字王久大淮泉屬鄭應
中薦于　朝曰是亦報國之一也既解組舟行
至端溪意忽忽若小劇者急呼其子某曰為我上
章納禄因小憩夢覺而逝寔慶元庚申二月九月
也後兩月除直秘閣致仕　訓詞曰制行無虧居
官可紀以疾而休朕固深惜毋武陵郡夫人黄氏

天性孝友初二女弟嫠居公撫育獨厚仕必偕行且必令皈士大夫後其一適從政郎隆興府豊城縣丞李充其一適文林郎贑州觀察推官朱光祖其嫠乃觧族親有昏姻適期未畢鄉鄰有祖父之喪久不能舉者公皆出力經紀之娶曾氏系出南豊前福建漕使孜之從孫先公十年卒封贈至令人子男四人堯俞先令人十有七年卒去疾文林郎前監廣州市舶庫嘗與計偕去泰迪功郎前靜江府司户參軍去非以公致仕恩當補通仕郎女三人長適通直郎新知隆興府武寧縣歐陽俁次適故奉議郎知撫州臨川縣劉德禮季未嫁而卒孫男六人彝牧彝元彝愷彝申彝欽彝庸女八人長適故儒林郎新鄂州州學教授趙師共餘未嫁諸孤護公柩以皈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去疾來謁予請狀公之行以乞銘於丞相益國周公則敬諾而書之嘉泰元年　月　日具位楊某謹狀

朝請大夫將作少監趙公行狀

曾祖承錫潁川郡王

祖克家崇信軍節度使安康王郡王

考叔贇通議大夫

公諱像之字民則秦悼王之六世孫也今居高安釋齒嗜學至忘寢饋痛掃綺襦鑽礪螢雪年未冠洞視經訓貫綜太史公班固書屬文立成風踔川達小試郡博士館下每襲寒士于下風而立其上與其仲氏儼同登紹興十八年之乙科年二十有一為宗子第三人授修職郎撫州司戶參軍有異縣令以苛政免者部使者下二尺木書詭他官攝之皆移疾不行諸公合議僉擇命公公不辭於是用仁滌苛廉鏟汗佳政惠化滂被四達民譽雷出諸公薦之陞從事郎郴州軍事判官溪僚出掠漢民靡寧部使者檄郡丞往尉安之懼不敢往公請代行丞感泣公單車采入蠻巢召其酋長諭以朝廷德意即日聽命三十一年逆亮寇邊王師征之　朝廷下虎符發諸郡材官郴兵不滿三百不發則違詔發之則郡無備公為太守草奏請勿發免符下州民守譙門呼舞為賀且謝守曰此趙判官草奏力也他日有詔賚中外諸軍餐錢而無其數郡欲請而俟報士譁于庭守懼不出公往叱之曰而輩人不過得數十百錢爾今欲何為遂白守

用郊賚故事畀之衆定公陰求其倡者白守先誅之而後自列于朝有詔下郡國繕甲捄小州也而其數視潭府官吏莫知所措公曰此易辦爾先是境內有官軍會盜既去而棄其甲者居民或臧去之公令求之以應焉再轉潭之攸縣令宜章縣兵李金昌蠻數千人起為盜張甚聲震湖廣

孝宗皇帝特命中書舍人劉公珙帥長沙詭以平賊劉公入境公與縣令御之境上劉公以公知名士也送客獨留諏以平賊之策且問郴城堅瑕之狀公曰城小而堅然不可守曰既堅曷不可守公曰城中有三井爾受圍五月不待戰死已渴死矣曰為之奈何公曰此賊非湖南材官所能了也非鄂渚羽林不可劉公遂用公言以聞

朝廷遣一將谷青者來賊即伏誅劉公首薦以改秩且請擢以不次之位後帥張公孝祥至得公牋記手之不釋以示幕下士曰吾當薦士無出趙令右者矣即剡薦書且招公入府為十月飲時侍講張公栻與侍講朱公熹相與講習皆與公遊文名詩聲焯于朝野改左宣教郎知鄂之蒲圻縣會諸道大侵流殍相望蒲圻邈在湖山之外地荒民貧

公勞來安集振貸有方境內安業旱不為災部使者及太守交章上其最詔與中外陞擢之職除知漢陽軍見上辭行時　孝宗方銳意恢復公進言曰鷙鳥之擊必匿其形舉大計而使敵人有備我之心非策也願

陛下晦其強以驕其心使不我備修政刑廣儲積礪兵甲選將帥觀釁而動待機而發使如雷霆不及掩耳又言召見多士許其盡言此盛德事也然人懷希合之心好立新奇之論聞之若可喜行之則無實願審於聽言而謹於出令上皆稱善鄂之一軍其舟師蒙衝視諸營屯獨雄且精每歲芟潦孔戢則艤于鄂之西浦霜降水落則艤于漢陽之劉洲明年復如初歲中在鄂者四閱月在漢陽者八閱月而守舟者不滿百人公之未至一夕火延其涯焚其四艘公至訪其利病有五亟言于朝請移一軍隨舟次舍事下軍帥帥未嘗以火事聞怒公發之竟格不行沔之與鄂相望于大江之南北故事沔守未嘗踰境至鄂比十年間始有謟事諸部使者而越江者其始曰慶朔望其後曰受約束遂且且而往公至之初典謁以近比白公曰先是

有不徃者否曰無之公為書與諸公曰守臣出境非令甲也因不復徃諸公間有以公為傲者來索錢穀簿書宜搜出入以求公罪見民無撗歛官無餺漏吏俸兵食給無壓月而公之俸不自與者餘一歲於是敬歎諸公復表其治狀公因上章極言守臣渡江之弊 孝宗大喜曰所未聞也有詔繼今敢有謁與受者抵罪惟均改守全州丁通議公憂服除貧甚有房州別駕壓位公欣然請曹受署房陵與公所居相距三千里公留孥以侍母太碩人宋而匹馬之官守鈌兼行府事勤恤遠民專務惠養境內告旱公精意雩禜不崇朝而雨民皆欣然曰此趙公雨也丁太碩人憂服除將造朝一日孝宗御垂拱殿見文武俊乂盈庭天顏有喜因問班綴中蜀籍在列者若干人則曰無之於是憮然不怡即詔侍從舉宗室文學政事可為中外之用者各二人吏部尚書蕭公燧首以公應書除知郢州公見 孝宗論事剴切上喜曰觀卿議論非苟合者郢非所以處卿卿當為朕卿士即月除軍器少監朝士相慶以為得賢同年進士官于中朝者七人一月有陳郎中之喪七人致奠其一人參政

蕭公燧也蕭公以祭文屬公為之其文一月傳都
下云在列未滿歲白丞相勾補外丞相以聞上留
之不可乃除湖南常平使者辭行上首問公曰何
求去之力又曰湖南去朝廷遠甚一路部使者之
寄非輕卿宜廣儲積以備旱歲饑若之私鬻公對
曰儲積一事臣敢不欽承
天子休命地非近監非產茗然戢之亦當以漸上
喜曰卿言是也急則激之使乱矣朝士惜其去置
酒飲餞踰月公不得行又皆賦詩以詠歌其退勇
守堅之節所部利病公至之月丞罷行之歲適小

歉公與連帥潘公時講求荒政發廩移粟民不流
徙移江東常平使者未上改西外知宗宗司有學
有教授官然有夫子廟而無祀事宗盟子弟無所
觀禮春秋上丁附拜于郡庠公進諸生講學政之
未周吝者首諗之曰學奉先聖而不祀可乎或曰
禮器未具公計費召匠製衮冕弁繪藻火黼俎豆治
尊爵列磬管絜秬鬯卜牲牷明年服器既成先期
躬率諸生致齋直廬夜漏未盡十刻公夙興盛服
將事陟降拜起沃盥奠瘞禮文於粲盛於一時去
未幾即拜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建臺之始風采

一新浦城縣獄有以平民為大辟者其人誣伏具獄來上公平反之劾其令免所居官一路讋服又劾帥屬王次春於過客中呼營妓歌舞飲酒其人甚口人皆為公危之公不顧也竟譴其語弃而去未幾請為祠官丞相京公鏜遺公書曰官有似祠官而祿差豐者帥司參議官是也公肯俯而就乎乃俾食江西漕差參議之祿以便其里居之適焉公少無官情年未三十即治別墅號曰南疇花木成列松竹造天皆手植也一觴一詠左琴右書飄然有遺世之想不治生業老而益貧有問者公曰

居閑食不足從事力難任吾故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嘉泰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官至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享年七十有五配任氏太平州通判望之女也封宜人先一月卒年七十子四人公掄迪功郎贛州左司理參軍公括迪功郎吉州司戶參軍公哲將仕郎幼未名世女四人長適從政郎向士充先公而亡次適儒林郎王璣次適進士某次未嫁孫男二人長彥法次未名孫女二人並幼公性淵靜不見涇撓遇物傾豁洞見表裡然剛而不褊介而不崖雖貴介公子而臞然退

然若寒酸焉故其為詩平淡簡遠如清泉白石蒼松翠竹初無鉤章棘句之苦心而有絶塵拔俗之逸韻其文尤長於論事

上前數奏坦明練達灼然可行 孝宗恨見之晚方登進而浩然去之使上有用不盡之歎天下賢之士大夫惜之云諸孤得卜以是歳十一月八月葬公于高安縣來賢鄉雲居山中主岡之原以宜人祔焉將辟公括移書且録公之言行來請行状公某之鄉舉明有司也状之為宜門人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揚

万里謹状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九終

第35387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園短大図書館
928
セ
28